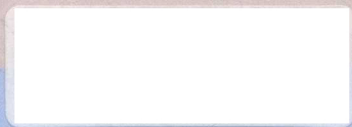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万人如海 一身藏

◎ 独木舟 作品



万人如海 一身藏

◎ 独木舟 作品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人如海一身藏 / 独木舟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4-8891-8

I. ①万… II. ①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57058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旅行随笔

WANREN RU HAI YISHEN CANG

万人如海一身藏

作者: 独木舟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李娜

策划编辑: 李颖 雷清清

文案编辑: 周子琦

营销编辑: 吴思 杨帆 周怡文 刘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5mm × 955mm 1/16

字 数: 242 千字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891-8

定 价: 48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People Hide in Cities

前言

把时间拨回到 2015 年的秋天，在北京二环边的一家医院的住院部里，我每天穿着宽大的、蓝色条纹图案的病号服，站在走廊尽头的栏杆旁边，沉默地看着夕阳从城市的边缘沉下去，这样，一天，一天，再一天。

那个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孤独真是能把人逼疯啊，等我好了，我要回去把此时心里所想的一切都写下来……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我真的离开那里，回归日常生活之后，又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。

总之，这一拖延，就拖了两年多近三年。

几番四季流转，终于，在第三个秋天，《万人如海一身藏》写完了。

定稿的时候，我仿佛听见第一片金黄的银杏树叶应声落地。

耗时这么久，乍一听还以为这人完成了什么惊世著作（哈哈），其实只是我的一些私人的经历、体验和感受被诚实地记录下来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它和《我亦飘零久》的确有些

相似，但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造成这种区别的因素，细数会有很多，但如果规整到一块儿，其实也就只有一个原因罢了：时间。

我在这段空白的时间里做了很多事情，去了一些地方，也迎来了自己三字头的年纪——对很多年轻和年少的人来说，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特别、所包含的意味非常复杂的阶段——不管怎么说，都不可以不长大了。

在过去的价值观里，“过了三字头，对于女性来说，有些事情便不一样了”，它仿佛宣告了一件事：一旦跨过某条线，一个女性的生命中将不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那一年的年度总结，我写的标题叫作《我是如何对抗“中年危机”的》。虽然那四个字打了双引号，语气戏谑，但某种程度上它确实体现了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和思考。

当我平稳地度过那段日子之后，我当然明白了，从前那些说法和看法都是荒诞和错误的。

一个人——一个女人，她三十岁后的年月应该怎样生活，不应由她本身之外的任何意志力所决定。

这些想法，是我从时间的淬炼中所拾得，算不上大智慧，却是从前的我不能抵达的。

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，不可避免地，同龄的朋友越来越少——很奇怪的一件事——他们没有搬家，没有失踪，没有离开你熟悉的城市。你们有彼此的微信和电话，通过微博和朋友圈所展示的内容，你比从前更直观地看见了他们的生活细节，但你就是知道，你永远失去他们了。

曾经的少女和少年们，踏入时间的河流，成为别人的妻子、丈夫、母亲和父亲。

我问自己，在踏入之前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的、我能做的？

或许到了某一个时间刻度，人就是会感到很荒凉、很无聊，一切好像都没了意义，在茫茫尘世中，渺小的自己多么没有存在感。

在草长莺飞、晚风拂面的黄昏，在突然下起大雨的深夜，在从北京飞回长沙的飞机机舱，在三个月一次的例行复查的间隙里，我有时会不期然而然地突然落下眼泪来，旁若无人的样子。

好像变得更加细腻脆弱了，但又好像更懂人的一生了。

我怀念的并不是青春本身，而是在那个时间段里，你以为自由是永远的，你可以去任何远方。

我想再去看看，我少年时的梦，可以吗？

穿越城市和人群，我看见了海洋、森林与沙漠，看见了璀璨繁星和月升日落，我看见了哆啦A梦和哈利·波特。

看见了埼玉县的“春日部”车站，看见了夏日尽头最后一枝睡莲，看见了电车上满头银发，妆容一丝不苟的老太太，看见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看见了柏柏尔族原住民居住的村子和他们烧制塔吉锅的工坊，看见了艾西拉的海边卖烤玉米的年轻男孩……

我意识到，生命逐渐衰弱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它越来越丰厚的过程。

在几年前的签售会上，我每到一个城市，都会有读者提问：“舟舟，你什么时候再写一本像《我亦飘零久》那样的书？”

我心底里始终是感激的，还有些惭愧，但隐约也感到这个问题里有一些值得揉碎了细想的东西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不止一次地琢磨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读者们对《我亦飘零久》的情感和我其他的作品会不一样。

是不是因为，那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，那是一个生命真切的悲喜和温度。

写《我亦飘零久》的时候，我还很青涩，脸上总挂着一种怯怯的恍惚的神情，总担心自己会闯祸，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，那是一个生长于小城市的女孩子刚跟世界照面的状态，被命运的大手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，只知道自己不要怎么样。

到了写《万人如海一身藏》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个吃过苦、摔过跟头、心冷过又恢复善良的大人，我和命运闹过别扭，生它的气，更生自己的气——为什么一个人都到这个年纪了，还有这么多不切实际的念头和想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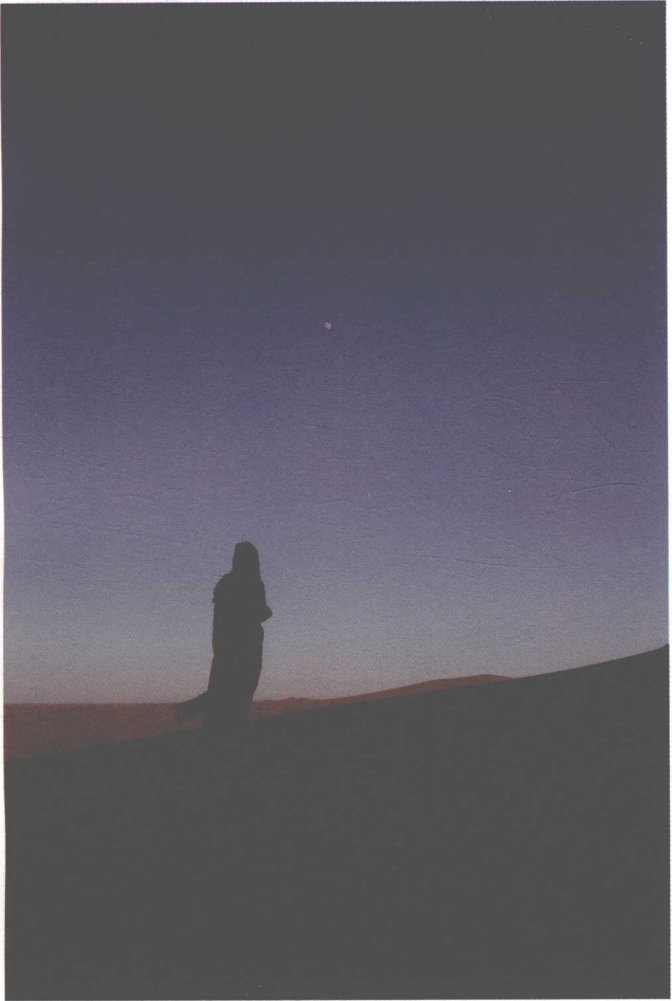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觉得，写过的文字都会成为梦的背景，每当我想到一生可以拥有这么多温柔清澈的梦，便会一次比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写作对于我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人会在创作中愈合，在创作中学会节制，也会在创作中找到新生。

这是我在这个阶段交出的答卷，一些关于文字，一些关于人生。

如果说我还有些微小的愿望……就是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感受到，字里行间的赤子之心一如从前。

独木舟

2018 年秋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■ 漫游记

氤氲越南 — 002

寒冷之地 — 026

魔幻英伦 — 060

东京飘游 — 116

茫茫北海道 — 152

绮丽摩洛哥 — 186

第二章 ■ 夜未眠

双城记 — 276

生病记 — 288

她 — 320

People Hide In Cities

漫游记

第一章



万人如海一身藏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氲氲越南

People Hide in Cities

每个人身体里都有雷达，亲疏远近测得分毫不差，
在“彼此疏远”这件事上，所有人都很默契。

[1]

后来，我每一次去到广州白云机场，都会想起2016年初夏的那个下午。

那天晚上七点整的时候，笨笨的航班还没有落地。尽管我表面一脸平静，但实际上，那不过是一种静态的崩溃。

这和我们原本计划的完全不同。

原计划是这样的：同一天，我从北京飞到广州，笨笨从上海飞到广州，我们会合之后一起出关去越南。我们还说好，先到的人先去过关，买点吃的和水，最后大家在登机口碰头就行。

这个计划，看似没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。

唯一的问题是：我的签证，在她那里。

我一向自诩出行经验丰富，无论旅行、出差，国内、国外，各种别人想得到想不到的细碎的小东西，我都会准备得妥妥当当。

我记得，正是在密集的签售会期间，我对笨笨发出了“等我忙完，一起去趟越南吧”的提议。

“好的！”她也一副在家憋坏了的样子。

于是我们分工合作：她负责办理我们俩的签证，订机票，找旅馆，做

攻略。我负责把我的护照首页拍给她。

签证下来之后，她特意问过我一次：“把你的签证寄给你吧？”

“不用了，反正我们俩是一起走的啊。”我自作聪明地想，万一寄丢了还麻烦呢。

“也对，那我们就机场见。”她就这么轻易地被说服了。

回想起来，这场悲剧的伏笔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吧。

出发那天，我在首都机场办理乘机手续，工作人员说：“咦，签证在您朋友那里？不好意思，那您只能到广州办理后续航班的值机了。”

我才意识到计划里有一个那么明显的 bug（缺陷）——太明显了，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蠢到这么晚才想起来：万一，笨笨坐的那趟航班没有准点到达广州，那，我，该，怎，么，办？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
起飞前，广播里提醒乘客们关机，我收到的最后一条信息是笨笨发来的：“×！我的航班晚了！”

鬼知道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机舱里度过了三个半小时的。

当我乘坐的航班终于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，一开手机便是连续不断的狂振，那是笨笨登机前发给我的一大堆微信，整理得简练一点就是：“我原定的航班延误了，但幸好我聪明，就改签啊！”“天哪，我改签的这趟航班又延误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登机了啊。我要起飞了，你等我！”

为了她最后那句“你等我”，我在值机柜台前心神不宁地等了四十分钟，紧张程度不亚于产房外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。

理智上，我知道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但情感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她会赶到，就像赫敏和罗恩相信哈利·波特一定会战胜伏地魔那样——我，相信，我的朋友！

七点过十分，我已心如死灰。

“小姐，你朋友的航班还没有到达吗？”好心的工作人员又问了我一遍，“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

的确是来不及了。浪费了一张机票不说，还要解决这一晚的住宿。

我叹了口气，一边埋怨自己太愚蠢，一边打开手机里的 App，准备订个靠谱点的酒店。

突然，手机，又开始狂振，嗡嗡嗡，一直振。

“到了！”

“停了停了！”

“马上！”

“我出来了，等我！”

“我朋友到了！”我含着热泪对工作人员说。

对方也被感染了：“太好了，叫她快点儿跑，你们的航班只有二十分钟就要登机了！”

几分钟后，笨笨从机场的尽头朝我这边狂奔过来，虽然距离那么远，我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的白眼。

她一边跑一边咳，好像马上就要死掉的样子。

她的手里举着一张纸，无力地挥啊挥——那是我的签证。

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办好了值机，又指着安检的方向对我们说：“小姐，继续跑，你们还要过海关！”

于是，单人狂奔变成了双人狂奔。平时从来不运动的我们，在登机口停下的时候，都已经濒临死亡。

过了很久，我的呼吸终于平稳了一点，可胸口依然疼得像是要裂开。

是我先开口的：“丁笨笨，我们是不是该先叙叙旧？”

她对我做了一个手势，说：“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。”

我不能抑制地笑了起来。

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。

[2]

“不管对方在哪里，至少一年见一面吧。”我们曾经的确这样说过，但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们并没有做到。

于是，我们又说，就算一年见不上一次，两年总是要见一次吧？

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，异地的友谊远不如异地的爱情来得坚实。

也许其中一个人谈起了恋爱，也许其中一个人忙于工作，也许其中一个人出了国，也许仅仅是因为懒、怕麻烦，所以曾经说过的话也就不算数了。

每个人身体里都有雷达，亲疏远近测得分毫不差，在“彼此疏远”这件事上，所有人都很默契。

无论是我还是笨笨，都有一些自然而然疏远了的朋友。奇怪的是，明明在这方面都很冷淡，可是我们俩的关系却一直很好。

我们也曾有过长长的时间没有联络，但心里一直很确定、很清晰地知道，对方还在那里。

我一直在长沙和北京两地之间切换，而她总是离不开江浙沪地区。

我每年给她寄书，总要重新问一遍收件地址。

她有时在杭州，有时在上海，更多的时候在江苏老家。从那些快递单上，我多少能窥见一点她的生活轨迹。

“你又辞职了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总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对话。

她有某种特殊的本领，我们都学不来：永远不考虑今晚以后的事情。

最难得的是，她那种轻松感并不是假装出来的，她是真真正正地在畅游人生。

这些年来，她换过很多工作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让她想要天长地久地待下去。我不相信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讨厌的同事、傻 × 的领导，可她从来不说。

她不是隐忍，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些事情不值得说。

对她而言，这些工作都是暂时性的，做得不开心就走，有什么非要坚持的呢？

我不是不知道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给朋友成熟的建议。比如“不要任性，你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”，又或者是“成年人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，你该长大了”，但我不会跟她说这些。

我希望她能一直这样随性地活下去。

在我们所有人面对现实都要割让出一部分灵魂的情况下，她还能这么有趣、生猛，这显然比“长大”要更加珍贵。

刚毕业的那几年，我们俩经常结伴出去旅行。两个人都很穷，只能去些不怎么需要花钱的地方，坐绿皮火车，吃便宜小吃和方便面，住青年旅社。

回想起来，苦，是有一点苦，但或许是因为太年轻了吧，当时我们只